第十战 岗哨守卫

两人的长相本就十分抢眼，再加上今日这颇有默契的穿搭，在拥挤的人潮中着实醒目。安容与小计谋得逞，拔地而起的篮球鞋比言澈那双朴素的帆布鞋高出三倍不止。借着这额外的几厘米，他竟是能微微俯视言澈了。

从上方倾泻下来的柔情蜜意静静洒在言澈脸上，他回报以微微的脸红，旁边不知情的少女们，还以为这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，偷偷拿出手机，拍了好几张。

周六晚上，果然有很多人来到青江边散步——8点半会燃放烟花，这已经成为青江的观光项目之一，还得早点来，以提前站在一个视野开阔的位置。

还没到7点，江边的人不算多，稀稀拉拉的散布在漫长无边际的江边步道。两人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一点微妙的距离，既不会显得太亲密，也不会过于生疏。

两人激烈讨论着dota2最近的一次更新变动，直到安容与闻见了一阵陌生的甜腻味儿。四下找寻着可能会发出这种味道的东西，目光停在了一个卖棉花糖的老头身上。

上附周边的治安非常好，早在几年前便不允许摆摊了，安容与自然是没见过这新奇玩意儿的。而青江步道连绵长达十公里，监管难度实在太大，这些小摊贩们也就钻了空子，每个周六晚上过来摆上一阵。所幸收拾的还算干净，市民们买瓶水玩玩小游戏的，倒也乐呵。

最近这段时间也不知怎么的，像这种早该被历史淘汰的古早小食，又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景区涌现，游客们或是出于怀念，抑或觉得新奇，总之生意倒也不错。

只见这老头熟练地将白糖倒进机器中心的圆筒，不一会儿，同心圆的外部大圆筒便起了白白的棉絮一样的东西。老头再用细长的竹签顺着一个方向转动着，将这些棉絮缠绕在竹签上。片刻，便绕出了一大朵蓬松白净的棉花糖。

“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说话间，少年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拉着言澈就往老头那儿走。

“棉花糖，要不要尝尝？”言澈作势就要掏钱包。

安容与兴奋难耐地点了点头，此时正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在排队，看着两个穿着情侣装似的男人走了过来，纷纷捂脸偷笑。

没有察觉到旁人颇有玩味的目光，孤陋寡闻的少年死死盯着那神奇的机器，简直要给那窟窿上再盯出个窟窿来。

排了一会儿队，才终于从老头的手里接过了一根圆滚滚的棉花糖，他乖巧地递到言澈面前，说：“哥，你先尝一口。”

印象中与这种可爱食物格格不入的言澈，此时也没多说，径直咬了一大口，才悠悠丢下一句“好甜，你快吃”。

言澈在棉花糖上留下一片湿润的痕迹，眼见四下无人注意，安容与飞快地在言澈咬过的地方偷偷伸出舌尖舔了一下。

真的好甜。

这棉花糖看着大，实际空得很，没几口就吃光了，留给口腔一股甘甜的回味。倒是有些渴了，又在路边用泡沫箱子装着冰水的小贩处买了两瓶水。

“只消山水光中，无事过这一夏。”被仲夏夜凉凉的清风吹拂着，言澈又念起了诗，“要是每天都能这么惬意就好了，没什么事要做，看看书赏赏花，晚上出来溜达溜达，吹着风虚度年华。”

显然是没想到一向勤勉的言澈竟然也会有想混吃等死的时候，安容与露出了一个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笑容——这不正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吗？只是活在这世上的人们，都得为生计奔波，做出一次又一次身不由己的行为。

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两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以此躲避身旁擦肩而过的路人。前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歌声，像是KTV的那种音效，只不过音响效果很差，唱声也十分……刺耳。

“哥，怎么还有人唱歌呢？”安容与仔细想了想这几年来青江看烟花的时候，都只是找准一个地方，看完就走，真没见过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玩意儿。

“应该是露天KTV，按首付钱的那种。”言澈无意中又透露自己会经常来这边散步，对这一块的商业模式已经了如指掌。

果然，两人朝歌声的方向前进了几百米，就见到一小群人围在一个简陋的机器旁，一台小型显示器和一尊正轰隆隆出声的音响。人群中的焦点是一位正在唱某流行神曲的啤酒肚大爷。

安容与心生一计：“哥，上次我都给你唱歌了，要不，你也来一首？”说完还不忘眼神单纯地看着言澈。

本以为言澈会拒绝，他早已做好了必要时刻卖萌撒娇的准备，没想到言澈只是低下头笑了笑，反问道：“真的想听？”

安容与的头点得飞快，生怕对方反悔。于是言澈真的过去交了钱，点了一首歌，此时还要等上两首才轮到他。

下一首是两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合唱，青春可爱的校园风歌曲，虽然谈不上唱功一流，但胜在声音甜美，有一种少女独特的活泼朝气，围观的路人也纷纷拍手叫好。

别人唱得再好，在安容与的耳朵里也都是阻碍他听言澈唱歌的绊脚石，他巴不得这些人突然失声，好让言澈能早点上场。

又焦急地熬过一首老情歌，话筒终于转到了言澈手上。旁边的少年眼睛似乎都发光了，在街灯笼罩的夜色中，熠熠生辉。

言澈点的是Beyond的经典歌曲——《冷雨夜》，安容与对这个乐队不太熟悉，这首歌更是没听过。但此时前奏已经响起，他还是默默忍住了悸动，微微咬着唇，将耳朵开成了一个大收音器，生怕漏掉半个音符。

言澈的歌单里少有粤语歌，他也不是广东人，兴许是那些英文歌在露天KTV里难以寻觅，这才点了一首一定会有的怀旧金曲。

显示屏上出来的是几个男人在舞台上自弹自唱，短暂的前奏即将结束，一股浓浓的上世纪老歌的味道，让安容与更加期待。

“在雨中漫步，蓝色街灯渐露。”言澈刚一开口，路边本来在赶路的行人们纷纷停下了脚步，寻找着这声音的源头。他声音本就温润，唱起这样一首苦情的歌，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，竟显得有些看破红尘般的洒脱，让人感觉到一种虽然爱而不得，但也绝对不会去打扰对方的清透境界。

看着不停滚动的歌词，安容与心情复杂。不知道言澈为什么会挑这样一首歌，难道在他心中，真有这样一位令他神伤的人吗？但愿只是自己多心了。

因为听不懂粤语，安容与只能仔细看着歌词，品味着写词人想传达的意思。听到最后，他有些眼红，这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心意呢？

“冷雨夜我在你身边，盼望你会知，会知道我的心。”他想起了无数个目送言澈背影的夜晚，内心深处渴望着对方也和自己拥有同样的心意。

最后的吟唱结束，围观群众们自发鼓起了零散的掌，还有些人正大光明地录了会儿像。收拾好自己的情绪，安容与这才拍了一下脑门儿——怎么就不知道录下来呢？

“唱得怎么样？”言澈略带羞涩地问道，眼里满是期待。

“哥，你唱得太好了！”说完挺不好意思的，又补充了几句，“上次在你面前唱歌真是班门弄斧了……这歌这么好听，我以前怎么没听过？”

“这歌的年纪比我还大，你没听过也正常。”说完又露出他那标志性的微笑，让人心情都变好了。

“不过你好像不是广东人吧，怎么感觉粤语唱得还挺好的？”安容与说完才发现自己也不懂粤语，哪里知道人家唱得标不标准呢。只不过心里就是没来由的认为这个人不论做什么事，都是十全十美的。

言澈笑得更开心了，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依葫芦画瓢罢了，和本地人还是没法儿比。”

慢吞吞地走了几公里，时间即将推移到八点半，长堤步道上变得拥挤。只见对面不远处有个姑娘边打电话边四下张望，随后突然朝着他俩身后的方向招了招手，接着就跑了过来。

奈何现在人太多，也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，姑娘瞬间沿着行进方向栽了过来，正巧撞在安容与左臂上，然后——又重重弹到了地上。而受到撞击的精壮少年竟在原地纹丝未动,只是表情错愕，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

倒是言澈关切地走了过去，询问那姑娘感觉如何，需不需要帮忙。只见她一溜烟儿就爬了起来，边拍屁股边道歉，说自己太不小心了，又感谢了言澈的关心。

等姑娘去找约见的朋友后，安容与的痛觉神经才开始正常运作一般，捂着左臂龇牙咧嘴地喊疼。这一下撞的着实不轻，虽然自己站稳了，但那一瞬的冲击力全都实实地打在手臂上，现在正发作。

关心完了陌生人，言澈又轻柔地握住那条结实的手臂捏了起来，边换着地方边问“好点没”。手臂的主人显然也是没料到会有这出，连疼都忘了喊，只能呆呆地点着头。

“砰！”

随着江心传来的一声巨响，烟花表演开始了。刚闹了这么一出，两人的位置都不算好，前方黑压压的站了好几排人。本来他俩个子不算高也不算矮，前排女子与小孩居多，照理说也不耽搁。但最前方的护栏上密密麻麻爬上去好些人，或站或坐，总归是影响视线的。还好烟花开放的地方在高空，眼睛不会受累，只是苦了那举着相机拍摄的手了。

今夜的表演主题是“新学期新气象”，最先出来的烟花大多平淡无奇，算是热身运动，两人便一边看一边聊。

烟花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但近年来城市早已明令禁止私自燃放，一来是空气污染，二来是不安全，现在的都市人基本上只有在某些节假日才能看见烟花 。所幸这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能见到的都算是用心设计过的表演类烟花，倒也能弥补数量上的不足。

普通的烟花开过两轮，江心岛的上空开始渐入佳境。只见空中突然开出一本厚厚的书，大家伙为之一振——好戏开始了。

本打算好好欣赏一番看烟花时言澈的侧颜，这下算是彻底泡汤了。各式各样造型的烟花应接不暇，安容与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大张着嘴，努力想将长达三公里的烟花光带尽收眼底。

人潮涌动，此时两人已经被挤得紧紧挨在一起，安容与的右手时不时蹭在言澈的左手上，他硬生生压抑着想要一把握住那只纤长左手的冲动。他也没想到，光是这样不经意的触碰，都能让他的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，然后蹦到言澈眼前，说：“带我走”。

少年心里暗喜：还好街灯昏暗，旁边的人们也正专心赏着烟花，没有人会看到他此刻如同煮熟的螃蟹一般通红的脸。

烟花设计师显然没这么给面子，突然，一颗呼啸着涌上高空的烟花在极高点炸开，整片堤岸宛如白昼，人群中纷纷传来惊呼。这探照灯一般的烟花留下好几秒的极度光明，这才恋恋不舍地暗淡下来。

“没事吧？脸这么红。”

好死不死，还是被言澈发现了。少年默默流了几滴冷汗，然后挤出两个字：“热的”。

继续观赏表演。这上安市政府也是铁了心要传播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”的理念，下血本做了这期烟花，每一幕都精妙绝伦，让人忍不住觉得——读书，好像也是件不错的事。而现场的成年人们更是纷纷回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，永远跑不完的操场、永远写不完的试卷、永远忘不了的人、永远过不完的苦日子。然而这些永远，都在毕业的那一刻，永远成为了过去。

烟花燃放结束，所有人都意犹未尽地站在原地，期待还有返场表演。等了几分钟，见希望破灭，人潮开始四散离去。这个时间点坐车的话太过拥挤，两人商议下，决定再沿着江边走走，去上一站挤地铁。

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叮嘱了两句要用心学习后，言澈开始问起游戏和直播的打算。正式上课后，每天又是早八晚六的生活，再加上7点开始的补课，着实是没多少时间再去冲分直播了。而太长时间不露面的话，很容易流失粉丝，这对于处于上升期的安容与来说不是件好事。

“我也正烦这个，补完课都9点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说……”本来心情大好的安容与，切了话题后就有点蔫巴，显然他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并且也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方案。

“工作日直播不现实，打一局游戏怎么说也要匀出一小时。”言澈算了算时间，继续说，“别忘了你的豪言壮志——前300名。”说完还对他眨了眨左眼。

“哥，放心吧，答应你的我就一定会做到。那平时不直播了，周末播吧。毕竟太久不玩手会生的。”后面这两句话说得怯生生的，生怕言老师会不同意。

这要是换了别的家庭或许不行，但安容与爹妈的要求只是孩子不调皮，写好作业不惹事儿比啥都强。所以言澈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是又强调了一遍把布置的任务完成就行。

两人又有说有笑地走了两公里，路上安容与还买了根糖葫芦和糖山药的两掺，结果刚吃一口山楂就酸的挤眉弄眼，挑挑拣拣地把甜甜糯糯的山药扒拉完后，剩下的山楂都塞给言澈了。

夜越深，江风更清凉。街灯与地上的景观灯代替了天上看不见的星星点点，为行人们指引方向。过来观赏烟花的游客们已经散得差不多了，小摊贩们也纷纷开始收摊回家。

钻进地铁站，虽然没有那么拥挤，但依然没有座位，两人面对面抓着扶手，在勉强算是空荡荡的车厢内晃晃悠悠。

言澈依旧是将安容与送到了楼下，互道晚安后，安容与又眼巴巴地看着言澈离开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街尽头的拐角。

剩下的几日，安容与延长了直播时间，每天还留出两个小时和粉丝们打打10V10，直到开学报名那天，才老老实实和衣食父母们坦白交待了新学期的计划。水友们纷纷表示“怪不得这几天这么乖巧勤快”，虽然舍不得他，但上学毕竟是正经事，大家也只能再三让他保证周末一定会稳定直播。

而在报名回来那天，他终于冲到了7011分，这三把净胜局，足足打了5天。粉丝们开开心心地刷起了小礼物，他也终于弄懂该怎么发奖，于是在直播间抽了两个666元的红包，普天同庆。

次日，再一次穿上朴素校服的安容与，背着小书包就去上学堂了。数学课和英语课上的他，简直快要不把老师放在眼里。他甚至开始比较言澈和这两位正牌老师的教学方式，没过几分钟，他就确定——什么特级教师，都不能和全世界最优秀的言老师比。

下课前老师布置了作业，他破天荒地直接在课间就写了起来，其思路之畅通，解法之明确，可以说是行云流水一般，差点让他旁边的常年吊车尾把眼珠子都抠了出来。想来这次期中考试过后，两人就要分道扬镳了——根据成绩来重排座位，安容与大概要彻底和他最后一排的宝座说再见了。

晚上补课时言澈也颇为满意，可以说是第一次把作业写的这么好，全对就算了，字迹还特别工整。言澈心想：看来这孩子并不笨，只是聪明没用对地方。

而安容与开学之后的日子也是规规矩矩，周一到周五，照例6点起床，为了健康与身高，去小区球场打上1小时篮球；7点回家冲个凉，加上早饭，半小时搞定出门；8点开始上课，课间和中午休息时写作业；下午6点下课，回家吃晚饭便等着言澈来；9点结束补课，洗洗睡觉，真是健康得不行。

半个学期一眨眼就结束了，马上又要迎来期中考试，他这次的目标是考进年级前300名。在上次的约定中尝到了甜头，他这次便又死皮赖脸地和言澈约好，如果目标完成，那就言澈请他吃饭；如果失败，则他请言澈吃饭。

为了学生甘愿呕心沥血的言老师自然是笑着接受了，然后照例给他整理了这半个学期的考点和题型，还特意占用了考前的一整个周末，代价就是考完后要拿一个下午出来打水友赛。

这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他的天梯分徘徊在6900~7100，毕竟练手的时间少了很多，每次更新后也很容易跟不上新的节奏，能保持在这个分段已经实属不易。

而进入研二的言澈，虽然早在研一就已经上完全部课程，但现在全身心投入科研的他，每晚过来时都明显透露着憔悴，隔三差五的还带着一小截胡茬，比这位佯装勤奋的高中生还要疲惫。安容与也尝试着问他，但他每次都只是笑着说没事——实验室的人都这样。但他毕竟还得在工作之余抽空备课，其时间之紧张可想而知。

熬过了令人窒息的考试期，便又到了等待出成绩的日子。安容与这次自我感觉依旧十分良好，但拍着胸脯和言澈约定了的他，还是一天比一天紧张了起来。

三天后，从第一堂课开始，老师们陆陆续续拿着试卷过来，即将赐予每个学生新的命运。